

吉林党史资料

3

1986

总第7期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吉林党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长春

目 录

袁任远日记选登..... (1)

回忆录

回忆在吉林的斗争..... 袁任远 (19)

长 (岭) 怀 (德) 武工队一百天
..... 王季平 (27)

开辟延边根据地..... 罗亚辉 (34)

回忆吉林政治干部学校..... 曲绍卿 (42)

访问记

访问吉林首任妇委书记危秀英大姐
..... 燕频 学新 (46)

草原上黎明前的战斗
——访问王大均同志..... 徐守文 (51)

“十年动乱”在吉林

吉林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事记
..... 于力 赵城 (57)

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对省直机关在文革中受迫害干部落实政策大会并公布受平反的干部名单

..... (73)

正气浩然 刚直不阿

——记张永振的斗争事迹.....李昌俊 整理 (80)

中共延边州委、州政府作出向

“优秀的共产党员张永振学习”的决定

..... (96)

峥嵘岁月

五十年前

松花江畔的革命火种

.....徐秉洁 译 (98)

吉林五中事件始末.....王霖 (106)

嘎呀河畔的斗争烽火.....卜政燮 (113)

吉海铁路线上的抗日战争

.....吉铁工运史办公室 (117)

“三江好”抗日义勇救国军事略

.....王霖 郭红婴 (128)

研究与考证

周涌同志谈“四保临江”中的几个问题.....白玉武整理 (136)

袁任远日记选登

编者按：

这是袁任远同志一九四五年从延安随三五九旅南下，旋又被派来东北工作期间的日记。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解放初期我党开辟东北根据地的部署和在吉林开展工作的一些情况。这是十分宝贵的党史资料，其中有些确属第一手资料。袁任远同志曾于一九四五年出任中共永吉地委书记和吉林分省委书记。

一九四五年

多年未写笔记了，许多有历史性的事件，虽在我脑筋中划了一个深的印象，然未载之简册，浸久仍模糊不清了。现在，又要长征，在党的发展上，我的事业上，都是有关系的，因此解决重写日记，聊志梗概，以示不忘，并作为他年反省时之参考。

六月十五日

去年王震及首道同志率三五九旅之一部南下时，我即欲与之偕行，但因那时有病，未能如愿。后经数月之休养，身体较好，故决意南行。这次南下的部队，有九旅的两个团警一旅的一个团，连到湘、鄂、粤、桂的干部数百人，共约六千人。为统一领导，这两个部队，临时组织了一个军政委员会，以张启龙同志为书记，并成立了临时指挥部，以文军生为司令员，到转年副之，张启龙为政委，晏福生副之。二、三两支队（九旅一旅部临时番号）已于十一、十三两日由延出发了，我们因为等候七大的闭幕及中央受馈任务，故迟到，本日才由延出发。张文等同志，则因事要

迟至下午才能离延。

上午九时，与封年、福生两同志由东关出发。午至桃店子休息。晚在延川县的甘谷驿宿营。行程八十里。

六月十六日

拂晓出发行三十里过雁门关，山虽不高，然甚险峻，相传杨六郎曾驻守于此，惟庙宇已毁，碑志已隐漫不清，已无可考矣。下山后行二十五里至禹居，稍事休息，即进至马家沟，休息午餐，下午三时，继续前进，晚宿于何家湾（延川县），行程共一百廿里。

六月十七日

拂晓出发，行四十里至清涧县城，在此早餐。我抽空至县政府考查部队的纪律，并向党政的同志辞行。十时至骆驼铺，在三支队司令部稍事休息，正午抵石咀驿，在该队一团休息午餐，适逢雷雨，至五时始起程，晚宿于王家铺。

六月十八日

上午六时出发，十一时抵绥德。我在此工作将近六年，相识甚多。到专署后，来见者颇众，极为忙碌，下午四时往访绍庭及安老，至晚始归，因过度疲劳，夜间大呕。

六月廿日

上午六时，由绥出发，经三十里铺薛家寺至延家川宿营，行程七十里。

六月廿一日

昨夜小雨，天气阴，故天明后始出发，经深沟里、沙坪上至葭县的螞蚱峪宿营，行程八十里。

螞蚱峪为葭县沿河大镇，昔时商业颇甚，但抗战以来，贸易不振，现市面已萧条矣。

警卫员胡焕文，因病不能行，决介绍回延。夜间曾作函致雪林，托其带去。

六月廿二日

上午七时上船渡河，顺流至磧口登陆，遂在此休息午餐。下午

三时，至临县之高家坪宿营，行程四十五里。

碛口的商务，昔颇茂盛。房屋的建筑亦坚实美观，但自敌人数度破坏后，颓坦残砖，触目皆是，商业已衰微矣。

六月廿七日

上午二时出发，沿方山至离石的公路南进，行十五里至峪口镇。折向东南。九时至潮底宿营，行程五十五里。

本日所经之地，皆系大川，沟渠纵横，颇饶水利，产粮甚丰。沿途树木甚多，八雅山上，松树蓊蔚，风景极佳，颇似南方。

六月廿八日

上午二时出发，拂晓至吕梁山腹，六时至山顶，九时至小神头之线宿营，旋得启龙、转年两同志来电，要我们赶往马家庄开会。午饭后遂继续前进，经下庄至崖底（原属汾阳，现属交西县辖），宿营行程百一十里。

吕梁山的西麓，遍山皆是树木，尤以松树桦树为多，我们行经丛林中，如置身南方的山地，很感兴趣。但下午经吕梁山的支脉时，则又风景悬殊，山势平坦，一望绿草无际，很少树木，人烟亦稀，酷似草地，回忆长征时，情绪为之一变。

小神头、崖底一带，原来村庄就少，群众亦少。加之以敌人多次的破坏，完整的院子，已很少了，故部队有露营者，给养亦很困难。

六月廿九日

上午五时由崖底出发，过隆兴村后，即上大山，下山后到马家庄宿营，行程二十里。到达宿营地后，即参加军政委员会，讨论通过封锁线的问题，并决定了路线及日期。

七月七日至九日

上午大雨，我们以为今天又不能出发了，下午一时得文，张来信，要二支队马上出发，于今晚通过封锁线，我们仅经半小时的准备，就开动了，七时许至庄儿上、小相寨一带休息一时许，本拟造晚饭，但以各种困难，竟未吃成晚饭，只喝一点开水吃一点干粮

就走了。经成子村、陶屯村、西风落、东风落等村，八日上午七时，先头部队便到了徐家镇。全军在此休息吃早饭，十时许，开始渡汾河，河水已退，可以徒涉，驴马亦可通过。我在十一时许，经两位同志之帮助，也过河了。十二时，支直渡毕。即尾一大队后跟进。经道备村、西游驾至东游驾通过同蒲路。但到该村时，有敌人百余，据守房屋阻击我们，不能前进。一大队乃派兵一部，将敌监视，拟绕道通过，先经南面，被敌射击，不能通过，折而往北，又不能过，仍回至南面，由二大队派兵一部，掩护支直冲锋过去，时三支队已从苏家堡渡过汾河，经平遥城附近的尹村，通过铁路了。平遥城内之敌遂向北增援，铁甲车亦开到，集中力量拦击我们二大一部及支直大部，虽冲过去了，但损失不小，我跟二大队之一营及教导队，见不能通过了，而据守游庄，又有被敌包围之危险，乃决计撤退，于晚上再行通过，遂回至蒋家镇，适转年同志率一大队亦因不能通过铁路而先回至此，没有过去的部队，在此又集中了，约有二千人左右。晚九时，我们继续东进，经小王家庄、王家庄后，即取小迓，到铁路附近时，即走麦地，在阎庄村以南，安全地通过铁路了。后面失掉联络的，也各自找路通过，刚过同蒲路，天就亮了。我们在大叶村稍事休息，即至东盛村休息约二时，集结部队。但此地形不利，不便久留。十时许，即进至东盛村大休息。九日下午六时许，进到坡底，回至司令部宿营。这次通过封锁线历时两昼夜，没有休息，有些部队，甚至未吃饭，疲劳已极又加之以敌人的拦击，人员辎重，虽稍有损失，然以指战员之克苦耐劳，英勇果敢，及群众与地方干部之帮助，终于通过了。若没有这些条件，则部队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这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系经太原盆地，自西至东约一百四十里，全为平原，土地肥沃，产麦甚丰，人口亦甚稠密，每三五里，便是一村，有至千家左右者。房舍建筑很好，衣服亦很整齐，滥褻不堪者甚鲜，实为山西精华之区。

整个太原盆地，现虽为敌人占据，但我党的工作，已深入平原，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的政权和游击队，各阶层的群众均团结在我党的周围了，我们这次经过时，如在七日晚上，虽在深夜群众均起来烧着开水欢迎，八日渡河时，成百的群众帮我们运辎重，扶老弱。在同蒲路作战时，帮我们运伤员，收集散失的物资，悉数送来，毫无隐匿，尤其是干部，更为积极，有数夜未睡者。这种热情，至为感佩，而他们的工作方式，亦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七月十五日

本日仍在赤石平休息，梁县长请我们午饭并开座谈会，要我们报告延安的消息，我曾把七大的精神，择要为之报告。

七月十六日

此间有交通站，可通延安，本日上午，遂写信一封给雪林，告以平安通过同蒲路的消息。

七月十七日

二支队本日召集营以上的干部会议，总结这次通过封锁线的工作；各大队发言后，我亦讲话半小时，大意讲这次通过封锁线是胜利的，但由于指挥上的缺点，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战士的英勇果敢，吃苦耐劳，群众拥护八路军的热忱，备极赞扬。

八月八日

上午六时由横河镇出发，道路甚为艰险，但风景极佳，晚至王屋县，系花园沟宿营，行程八十里。已进入豫境矣。王屋原属济源，现已改为县，因系新解放区，工作尚未深入，群众拥军热情，与山西比较，不免逊色多了。

八月九日

本日在花园沟休息，上午军政委员会开常委会，下午开军政委员会。对于经费、团结与指挥问题均适当的解决。

本日收到延安广播，知苏联已于昨晚对日宣战，从本日起，已进入战争状态，太平洋战争形势，又面貌一新矣。

八月十一日

上午六时由花园沟出发，八时至张凹宿营，行程约十里。

本日收到延安广播，知日本除要求保留天皇外，已接受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了。这个突然事变的消息传来，使我们异常兴奋！日本侵略中国已六七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凶焰更炽！现在投降，吾民族之耻辱，已经昭雪矣，但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必乘此机，向我收复失地，内战危机，更迫切了，我们南下之任务，估计有改变之可能。

八月十二日

上午二时由张凹出发，七时至小教沟的黄河左岸，河在大山之间，极为窄狭，宽不过一百二十米，河水虽深，然不湍激，船只亦多，只须五分钟，便可渡过河，后在塔地休息一时许，继续南进，路在山谷之间，有数处极为险峻。十一时至山顶的香头庙，下午一时至上石井宿营。河南虽系新解放区，然因工作做得较好，沿途群众均热烈欢迎，较王屋县好的多了。

近来天气极热，虽手不停挥，犹汗下如雨。因此，在行军中，落伍者甚多，病者亦不少，然以形势发展甚快，不能休息，仍须积极行动。

八月十三日

我们原拟本日进至曹村，到二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休息数日后即经澠池之东越陇海路而南。但昨得总司令第五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部队，向敌占交通要道出击。我们为执行这个紧急任务，遂决定三支队进击陇海路的铁门镇，二支队进击新安县城。因此我们改变了行军计划，达到新安县属的石寺镇宿营（三十五里），二大队则前进到白墙，当晚三支队将蔡庄的伪军解决了。

八月十四日

簸箕山之伪军于本日上午向三支队投降。新安城之伪军亦甚动摇，下午一时，二大队进逼新安城，支直及一大队，亦移驻白

墙，傍晚东关所驻军四十余名，全部投诚。

白墙有居民二百余家，筑有土寨。寨内外树木极多，遥望如森林，风景甚佳，两月前，我方始在此进行工作，建立政权，虽为时极短，然工作较好，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武装斗争尤为积极。

八月十五日

洛阳之敌昨晚有四千余人，增至新安。本日又有上百人增援，尚有固守一时之企图，我军遂未强攻，仍由二大队监视之。

上午细雨，天气阴凉，有深秋景象。

八月十六日

我军的任务原系南下，现值时局突变，南下目前已不可能。因此文张曾建议中央，即在河南收复失地，中央回电已经同意。本日下午遂开军政委员会，决定以二分区为根据向东南发展，并组织指挥机关，统一二分区及我军的指挥。

日皇已于昨日在广播电台上，宣布接受盟国的无条件投降，并下令海陆空军缴械，陆相阿南，也自杀了。

八月十七日

本日上午得中央来电，指示我们的具体任务，要我们东进至平汉线，打通五师与冀豫鲁的联系，并恢复原来的番号，我们为执行此任务，将迅速东进，昨天会议的决定，已无效了。

八月十八日

我们本拟迅速东进，留石寺镇之后方部队，昨晚亦开来自墙，但因二分区之十八团，在东赵村被敌顽围困，为派兵解该团之围，故决在此再停数日，俟解围部队回来后，再行东进。

八月十九日

本日仍在白墙休息。上午二支队召集连以上的干部会，讨论新华日报的社论，当前紧急任务，并宣布我们的行动改变的理由及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八月廿日

本日得延安电，苏军已于昨日占领龙江、承德、万全，空运部队亦在长春、沈阳、滨江等城降落。准备接受日军投降。

八月廿一日

陕县洛宁之敌，已经撤退，为顽军所接防了。占领陕县之敌，前日已侵占我观音堂宫前，宫前之敌，昨已进到王堰李村。因此指挥部决定暂不东进，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准备战斗，部队已经要出发了，接到王戴来电，催我们东进。并云路上不必顾虑。因此，我主张东进，谭老则反对冒险，我俩争论甚烈，都有些不冷静，这是我以后应力戒的。争论的结果，张决定东进。

八月廿二日

上午九时，我们向东进，行二十五里至五头镇宿营。宿营后，又因批评启龙同志的犹豫而使他生气，我因对于行动的不满意，还确有些急躁，应好好修养。

八月廿三日

顽军分路向洛阳前进。沿陇海路前进的顽军，前日占浉池，昨日抵焉义，沿洛河前进的顽军，昨日有一部抵磁涧，蒋派的县长亦进了洛阳。大家以顽军逼近，于洛阳以东渡洛河，亦不可能认为，决定渡河而北，绕道出平汉线，我觉得有些同志对于中央所给予的战略任务，没有坚决执行，曾向启龙同志表示了异议。

八月廿五日

本日向东北移动，行二十里到横水，横水属孟津县。敌人在此曾据守年余。我军渡河后才为河防支队及群众收复。我们原拟在此宿营，后得七团来信，知该团已在打鱼窑渡河完毕，遂即出发，又行三十里，赶至打鱼窑宿营。

八月廿六日

上午七时，北渡黄河，渡河后休息，早餐。九时许，沿黄河的左岸东进，两岸皆山，路甚崎岖，至槐树庄后，山渐低，行四十里至坡头则为平原，黄河至此始出山，坡头为一大镇，属孟县管，东距孟

县五十里，东北距济源四十里。这两县的敌人，已于廿日撤退了，现为伪军所据。我们刚在坡头宿营，孟县的伪军四百余人至白坡扰乱，被我七团击退，但因七团的同志不机动，未能将其消灭，殊属遗憾！

八月廿七日

刘晏率五个营于本日东进，包围孟县。全旅的大行李，则由贺率领，于下午转移至孟县西北的阎山、祝庄一带。这里频遭旱灾，居民生活很苦。不但粮食困难，蔬菜亦少，大军在此，恐亦不能久停。

八月廿八日

本日在阎山休息。孟县回来的伤员说，昨晚曾有一部攻入城内，后因伪军顽抗，又退出来了。但我们没有得到来信，不知详情，甚为关怀。

日寇投降后，内战危机，曾一时空前严重，后因国际方面反对内战，国内人心喁喁望治，蒋不得已乃再三邀请毛主席赴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本日正午，毛主席已飞渝，内战危机，虽仍存在，但已和缓了。

八月廿九日

本日仍在阎山休息，上午往九千队与该队干部座谈时事，至下午始归。

济源县城原为伪军驻守，后为太岳的部队围困，警一旅的部队亦于二十五日到济源近郊。伪军在我威逼下，已于昨夜向孟县逃窜了。

八月一日

上午我们移住于龙台，龙台原为大镇，有五六户。然经数年天灾兵祸之后，居民饿死逃散者竟达半数，房屋亦多被毁，萧条不堪矣。

我这次离延原拟随九旅回湘工作，现九旅的任务已改，而我在九旅又未担任职务，无所事事，甚感无聊，本日特电中央，请其

分配工作。

八月二日 运生、经天两同志于昨日由济源抵此。本日早饭后，偕启龙同志往前线计划攻击孟县，他们走后，我们更感寂寞，惟阅列国志而已。

九月四日 上午九时得启龙同志来信，云孟县县城已于昨晚为我军收复，我与谭老等遂起程赴孟县。一时许进城。午饭后赴西北角城上视察战区尚见有死尸数十具未及掩埋。据云敌人昨日在此曾反攻八次，死伤五六百人（死者约三百），未见战斗之猛烈，敌因反攻失败，故晚间始东南角突围而逃，我们未估计敌人逃走，疏于防范，致大部跑出，甚为可惜！

九月十一日 白天看小说，晚饭后步出北门，经梧桐村至马河，沿途看树木成林，浓荫蔽日，行逐其间，如入深山，甚为愉快。

中央已来电，分配启龙同志到东北，余保同志到太行工作，对我则未置答，阅后甚为失望。

九月十二日 今日转看《聊斋志异》，内容虽系封建的，然文字极其美丽，虽系重读，亦甚感兴趣！

晚出北门，至乡间散步。

九月十三日 我两次去电中央，要求分配工作虽未置获，但中央今日来电，要启龙、世才、经天、晋南等同志率原到湘鄂粤桂赣等省去工作的干部，均到东北去，当然我也在内了，因此我决定也去东北，下午整理行装拟后日出发。

九月十四日 本日起程往晋冀鲁豫中央局转往东北。上午九时许，由孟县起程，经谷旦过马河，正午抵崇义，稍事休息，即继续前进，下午

一时抵南复村，在七团大休息，午餐。三时许继进，六时到泌阳县西十五里的南鲁村警一旅司令部宿营，行程六十里。

九月十五日

运生、经天、文骅等同志，已于本日起程往太行区，我们因候五千队与九千队，遂在此休息。

九月十六日

我们由二团派两个连掩护，于清晨由南鲁村出发，在亚曲村渡泌河，向东北前进，到刘庄后即沿太行山麓东进，下午一时到山王庄宿营，行程三十五里。

九月廿日（仲秋节）

清晨天下大雨，直待至九时雨止后，我们才出发，经南村至林县的李家宿营，行程六十里弱。我们自泌阳出发，虽系沿太行山麓前进，然所经皆系平原。但本日已进入太行山中，道路比较崎岖难行，故行程虽短疲劳则甚。

本日得中央来电，警一旅和九旅均开往东北工作。闻此消息，大家都很高兴！

九月廿二日

本日在林县休息，无所事事，遂看《三国志》消遣。

莫文骅、卢绍武两同志已得中央同意，前往山东工作，我们明日就要分手了，下午军生同志特置酒为之饯行，我们也参与了。

九月廿五日

太行军区司令部驻在赤岸，河南店到赤岸仅八里。上午十一时，我们到达司令部，会到参谋长杨立山同志，看到中央来电，知道东北的情形甚好，大家都很兴奋。

九月廿六日

本日在赤岸休息，晚饭后，参观发电厂与磨房。

为迅速到达东北，本日决定重要干部乘马先行，我亦拟先走。

九月廿九日

上午刘晏赶到此间，部队明日亦可赶到。下午开军委员会，讨论去东北的问题。

九月卅日

九旅已于本日上午赶到河南店，上午十时，即与启龙同志由军区司令部移住九旅司令部，下午参加他们的会议，讨论抽调干部先行的问题，至夜深始散。

十月一日

我们本拟本日与一旅的干部先行起程，因九旅的干部没有调齐，遂在河南店休息了一天。

十月二日

拂晓由河南店起程，跨过清漳河，经涉县、偏店镇到继镇宿营，行程一百里。继镇属武安县，为河南最北的县份，离河北省已不远了。

十月三日

拂晓出发，在册井镇早饭后继续前进，至沙河县之岗阳过沙河，入河北省境，到平范镇则出了山地，进入平原。晚六时许到邢台县，邢台为清顺德府，城市颇大，亦很整齐，惜已天晚，商店均关门了，故未参观。

十月四日

我们昨晚到邢台，虽尚黄昏，然宿营极迟，人与牲口很少休息，故本日九时才出发，十二时到官庄早餐。下午四时，至尧山县城宿营，尧山附近土地多沙砾，不利耕种，县亦很小，居民甚少，恐为河北省最差之县。

十月十二日

上午八时出发，正午至固安休息。下午三时继进，黄昏进至礼贤镇，休息约一小时准备过封锁线，七时出发，十一时许在大兴县的潘家马房越过了北宁路，因日本投降后官兵的情绪坏，不甚积极，故我们通过时很安全。过路后经包辛庄至采育镇宿营，行程约